

秀才必讀

談南宋廣都本《六家文選》

吳璧雍



《六家文選》 宋紹熙後廣都裴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引言

南宋詩人陸游在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說：「國初尚《文選》，當時文人專意此書……方其盛時，士子至為之語曰：文選爛，秀才半。」顯示有宋代《文選》對文士寫作和科考的影響。

其實士人對《文選》的重視，應該從書編成後不久就已經形成了，至唐時大盛，像杜甫作詩就喜愛用《文選》的話，也勉勵他的兒子宗武要「精熟文選理，休覓綠衣輕」（《宗武生日》詩），描述居家生活時又說：「呼婢取酒壺，續兒誦文選」（《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》詩），皆可窺見《文選》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。

文選的編輯及傳授

《文選》是一部早期的文學作品總集，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（五〇一～五三一）所領導的文學集團編纂而成，亦稱《昭明文選》。收錄的作品上自周、秦騷賦，下迄齊、梁詩文，在近千年的文學大河中，「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」，大抵皆具有昭明太子所說的，「綜輯辭采，錯比文華，事出于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」（《文選序》）的特點。全書凡三十卷，以文體作為分類的基礎，也就是分成賦、詩、詔、冊、令、啓、表、書、啓、序、論、誄等三十七類，雖然有學者根據不同的版本認為還有一種叫做「移」的文

類，所以是三十八類，也有認為是三十九類，因為南宋崇化書坊陳八郎宅所刊的五臣注《文選》，在卷四十四又標出「難」這一文類，但無論如何，從現存諸版本來看，三十七類還是最普遍的記錄。而這些被選入《文選》的文章，其實正反映了蕭統領導下的文體觀以及追求雍容典雅、文質彬彬的文學觀。

《文選》編纂於何時？史無明載，近人何融於《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》一文中提出：「《文選》編撰開始於普通中，而成於普通末年」，饒宗頤則根據蕭統東宮新置學士在普通四年（五二二）認爲：「是時乃東宮全盛時期，《文選》之編纂或始於此時。」而且諸人之中，劉孝綽與昭明太子關係最深，「一度任太子舍人，二度任太子洗馬，兩掌東宮書記。昭明起樂賢堂，使畫工先圖孝綽，孝綽集其文章并爲之序，故孝綽必爲文選主持策劃之人。」到普通六

年（五二五），劉孝綽遭到彈劾免官，隔年蕭統丁母憂，這時，討論編纂的勝景可能從此不再，因此從普通四年前後到普通七年左右，大概是《文選》最主要的編纂時期。但由於《文選》收錄有陸倕的《石闕銘》和《新刻漏銘》，而陸倕卒於普通七年，以《文選》不收生作者作品的原則，故也有學者認爲此二文係後來才加錄進去的。

《文選》編成之後，應該很快就在士人之間流傳，所以寫本、抄本不少，也開始有人爲之注釋，按史志記載，時間最早的當屬蕭統的姪孫輩蕭該所撰的《文選音》，其後有曹憲撰的《文選音義》十卷，甚爲當時所重，顯示讀音從六朝到隋唐的變化。《舊唐書·儒學傳》云：「初，江淮間爲《文選》學者，本之於憲，又有許淹、李善、公孫羅復相繼以《文選》教授，由是其學大興於代。」由此知李善的「文選學」即從曹

憲而來，而「文選學」一辭，大約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被使用。

李善，揚州江都人，時任崇賢館直學士，是第一位詳贍注解《文選》的學者，因文字增多，遂將《文選》析分爲六十卷，於唐高宗顯慶三年（六五八）九月十七日上表。開元六年（七一八）九月十日，工部侍郎呂延祚又將呂延濟、劉良、張詵、呂向、李周翰等五臣新作的注解亦上表，

李善上文選注表 宋紹熙後廣都裴氏刊本卷首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呂延祚上集注文選表 宋紹熙後廣都裴氏刊本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名曰集注，并具字音，復三十卷」，意思是說回復蕭統原輯的三十卷，當時高宗還派遣高力士將軍宣口敕曰：「朕近留心此書，比見注本唯只引事，不說意義，略看數卷，卿此書甚好，賜絹及綵一百段。」好像比較稱許五臣注本，但從現存唐寫本殘卷有白文本，也有李善注本、五臣集注本來看，當時或許並無軒輊之分，倒是反映了《文選》在唐朝流行的概況。

李善注和五臣集注的合刻

將兩種注本合刻究竟始於何時？並無確切的記載，根據韓國學者金學主提及韓國奎章閣藏有朝鮮世宗十年（一四二八）的活字本《六家文選》，其間印有一道跋文曰：

秀州州學，今將監本《文選》逐段詮次，編入李善并五臣註，其引用經史及五家之書，並檢元本出處，對勘寫入，凡改正舛錯脫約二萬餘處，二家註無詳略，文意稍不同者，皆備錄無遺，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，輒省去留一家。總計六十卷，元祐九年二月 日。

由是推斷北宋元祐九年（一〇九四）的秀州學刊本可能是最早的合刻本，可惜此宋本今已不存。元祐九年之後，《六家文選》是否會再重刊？根據清人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）於《曝書亭集》卷五十二云：

六家注文選六十卷，宋崇寧五年鏤版，至政和元年畢工，墨光如漆，紙質堅緻，全書完好。序尾識云：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，蓋宋時蜀棧若是也……是書袁裝曾仿宋雕刻以行，故傳世特多，然無鏤板畢工年月，以此可辨偽真也。

意思是說，徽宗時廣都縣的裴宅印行了《六家文選》六十卷，而明朝時吳郡袁裝家正好收藏有這部書，他就據以仿刻，雖然袁裝記有皇明嘉靖年號，但實在刻得精美，以致坊間充斥著許多偽宋本，不過，幸好宋本有鏤板畢工年月，仿刻本沒有，也很容易辨識。

乾隆時于敏中（一七一四—一七七九）編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，曾著錄毛晉家藏宋版《六家文選》，稱「未載刊刻年月，惟昭明序後有：此集精加校正，絕無舛誤，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木記……此本字體結構精嚴，鐫刻工整，洵蜀刊之佳者，木記應是當時

裴姓書肆所標。」看來很像朱彝尊所提的那一部，但毛晉藏本今也不知流落何方了。

晚清藏書家章鈺（一八六五—一九三七）輯《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補遺》於《五臣注文選》下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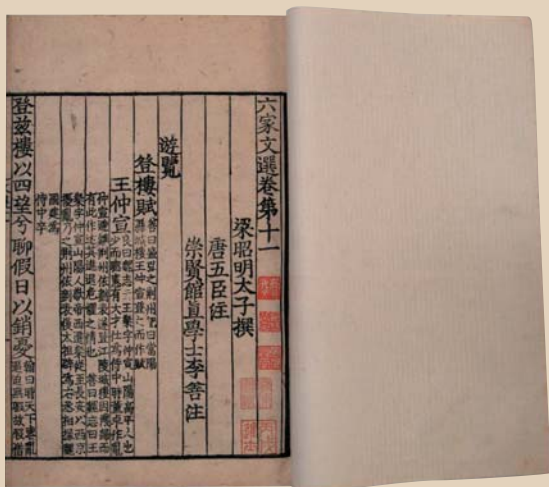
六臣注文選六十卷，遵王亦藏有宋版。馮柳東云：六臣注文選予嘗見曹倦圃侍郎藏本，每卷首有宋崇寧五年鏤板，至政和元年畢工字一行，墨光如漆，紙堅白無痕，蓋宋代蜀牋。朱竹垞謂嘉靖間袁氏曾翻之，然無鏤板年月一行，以此可別其真贗。是本遇宋諱皆缺筆，首尾有嘉定二年成都裴氏鏤板印賣字一行，是為南宋蜀本，東坡謂蜀本大字書皆喜本者是也。

又提到徽宗時刊本，還說馮柳東（亦晚清時人）曾見過曹倦圃家藏本。曹倦圃即曹溶（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五），浙江秀水人，

與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交情深厚，皆好藏書，當然可能藏有宋本，只是比較令人疑惑的是，此徽宗時刻本果然有「（宋）崇寧五年鏤板，至政和元年畢工」字一行嗎？因為若單刻「宋」而不稱「大宋」或「皇宋」則有偽本之嫌，所以曹家藏本究竟為何，其實還很模糊。至於錢遵王藏本，按章鈺的說法，遇宋諱皆缺筆，首尾有「嘉定二年成都裴氏鏤板印賣」字一行，反有可能為南宋刊本。

但章鈺對書名的稱謂似不甚在意，皆稱做《六臣注文選》。其實從今天仍存世可見的刊本來看，《六家文選》和《六臣注文選》（《四部叢刊》有上海涵芬樓影宋本可參校）係屬兩個不同的系統，即《六家文選》的編次以五臣注在前，李善注在後；《六臣注文選》則李善居前，五臣居後，也就是說，所主的底本不同，段落編次會跟著改變，所以

差異頗大，以卷十一王粲的《登樓賦》第一句「登茲樓以四望兮，暇日以銷憂」為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《六家文選》於「憂」字下小註云：「翰曰：時天下喪亂，逼迫無暇，故假借此日登樓而四望也。善曰：馮衍顯志賦曰，伏朱樓而四望，采三秀之華英。孫卿子曰……暇，古雅切。」李善引書很多。《四部叢刊》本的《六臣注文選》則在「暇」字下有注文云：「五臣本作假字」（此句應是



《六家文選》卷十一 宋紹熙後廣都裴氏刊本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集精加校正絕
無舛誤見在廣都
縣北門裴宅印賣

上文選注表

臣善言稿以道光九野舞景輝以昭臨德載入
挺麗山川以錯時垂象之文斯者含章之藪
宜協人靈以取則其化感而自遠故善絕之前
飛揚天之浩唱鳩黃之後採叢雲與詞步驟
分途星羅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
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餘聲恍於通年虛左
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
詠於去陟化龍東駕扇風流於江左爰述有梁
宏符彌劬昭明太子業廣守器賢員開啟屋肅
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舉中泰之詞林酌前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裴氏廣都宋覆堂嘉趣袁氏郡吳年二十八嘉靖

南宋時的編者所加)，然後才在「憂」字下注：「善曰：馮衍顯志賦曰……翰曰：時天下喪亂，逼迫無暇，故假借此日登樓而四望也。」這是最一般性的差異。至於因選擇底本的不同，造成章句繁簡之誤，則是比較複雜的問題。只是清人好像未很計較此書名的一字之差，以致很容易產生混淆難明的現象。以故宮藏宋本《六家文選》為例，卷一題名明明是「六家文選」，封面題箋卻書「六臣注文選」，就已經不一致了。

故宮藏宋本《六家文選》原為昭仁殿舊物，民國十六年傅增湘清點故宮藏書時，即見之於昭仁殿，傅氏將所見著錄於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十七云：

是書字體古茂疏勁，版式闊大，與眉山刊蘇文忠、蘇文定、秦淮海諸集相類，蓋即蜀中刊本。考其行格與明袁褱嘉趣堂翻宋廣都裴氏本同，當為裴氏原刊本。余生平未見二帙，洵罕秘矣。

只說是裴氏原刊本，未言刊刻於何時。清人彭元瑞（一七三一—一八〇三）於《知聖道齋讀書跋》云其所見宋本夥矣，其中有一廣都本，有識語云：「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，命工鏤於宋開慶辛酉季夏，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，把總鏤手曹仁，是為廣都本。」此雖有記年，但開慶僅己未一年（一二五九），並無辛酉，所以此鏤刻歲月令人難以信服，而且河東裴氏與廣都裴宅是否為

同一家，亦難肯定。今觀院藏此書，每半葉十一行，行十八字，注小字雙行，行二十六字。版匡高二十三·七公分，廣十八·一公分。避宋諱至慎字止，光宗以下諸帝皆不避，則梓行時間當不早於孝宗之世。

由於故宮此本的宋版部份但存卷一至十七、二十七至二十八、五十一至五十七，凡二十六卷，其餘皆以明嘉靖己酉袁褱覆刊本補配。而袁褱嘉趣堂覆刻此本時，在昭明序後刻有「此集精加校正，絕無舛誤，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」識語三行，由於故宮此帙之序文已佚，故無從考見原貌。但審其行款字體多具有蜀刻本色，且刻工中，如袁次一、秦元，與光宗朝眉山刊本《蘇文定公文集》之刻工互見，則擬定為宋孝宗以後蜀刻本，應不遠矣。此書另一值得注意的是，宋刻部份或有「悅齋」朱長方印，這是宋時紙鋪的識別印章，而補配部

份紙質不同，竟亦鈐印，唯字體稍異，由此又可見，前人佞愛宋本真是用心良苦！

鈐印與傳存

是書鈐有「豫園主人」、「雲間潘氏仲履父圖書」，知明人潘允端曾收藏過。允端字仲履，上海人，嘉靖四十一年進士，曾任四川布政使，好蓄書，解職歸鄉後，為侍奉父親，建造了豫園。此園經四百餘年歲月的更迭，如今依然為上海之名園，經常遊人如織。

其他「陳氏子有」、「竹素堂」、「丙戌進士」三方，為明人陳所蘊藏書印。所蘊字子有，萬曆進士，官至南太僕少卿，著有《竹素堂正續集》。此外，「西樵公子」、「李印天麟」、「天麟」、「君瑞父」四鈐印，由尾題後題「嶺南李天麟西樵公子記」或「崇禎甲戌嶺南李氏天麟君瑞父記」等識語，知李天麟字君瑞，號西

樵公子，為晚明清初嶺南人士，其生平則不詳。其餘另有「淮南蔣氏宗誼」、「思珍堂」、「憲簾草堂」則無從考知。

由於書中沒有任何清宮典藏印記，故何時入藏清宮，已無從考知，但民國十六年，傅增湘清點故宮藏書時，見之於昭仁殿，傅氏還鈐印其上，知此帙確為清宮舊藏。

宋本《六家文選》的存世已相當稀少，除故宮的南宋中期廣



李天麟題記及鈐印 宋紹熙後廣都裴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都裴氏刊本外，其餘就是南宋紹興二十八年的明州刊本，故宮藏一殘本十卷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二殘本，唯日本足利學校圖書館藏有完帙。而此廣都本，字大醒目，持以誦讀，真賞心悅目。 ㊟

參考書目

1. 《梁書》卷八〈昭明太子列傳〉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2. 《隋書》三十五〈經籍志〉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3. (清)朱彝尊，《曝書亭集》，四部叢刊本。
4. (清)章鈺輯《讀書敏求記校證補遺》，台北，廣文書局，一九八七年再版本。
5. (清)彭元瑞，《知聖道齋讀書跋》，收錄於《叢書集成新編第一冊》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四。
6. 傅增湘，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十七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。
7. 羅振玉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》，民國影本。
8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《宋本圖錄》，一九七七。
9. 駱鴻凱，《文選學》，台北，漢京文化，一九八二。
10. 饒宗頤，《讀文選序》，收錄於《文獻》上，台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九一。
11. 俞紹初、許逸民主編，《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。
12. 傅剛，《昭明文選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一月。